

TAI

台灣

台灣

13

JUNE 1978

蕃薯
第13期
1978年6月

台灣協志會發行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P.O. BOX 6822
SAN JOSE CA. 95122

目 錄

- 美西台灣同鄉抗議蔣二世登基
 遊行民衆大會——記實與觀感——宏義 1
- 抗議蔣二世登基示威遊行後感——風水 7
- 費浩偉 (Harvey Feldman) 的演講——阿土伯 10
- 談台灣精神——過江龍 13
- 一封致生母的信——蔣經國 14
- 新聞剪報(一)——Business Week 20
- 新聞剪報(二)——星島日報 21
- Status of Taiwanese-American in the U.S.A. 25
- 原子彈乎? 逃難乎?——竹蓮 28
- 壘球憶往——球友 34
- 笑話德佬——旁觀者 38
- 國大外史(續)——編輯組 42
- 編春的話——編者 48

廣 告

- 紅寶石大酒樓 ----- 8
- 湖南酒家 ----- 9
- 蘇文寬 *Insurence* ----- 18
- "瀬戸" *Seto Tempura House* ----- 19
- *Winchester Investment Inc.* ----- 24
- *Realty Mart Asso.* ----- 27
- 六福園 ----- 31
- 美亞旅行社 ----- 37



美西台灣同鄉抗議蔣二世登基

遊行民衆大會——記實與觀感——

—宏義—

五月廿日蔣經國又繼承其父蔣介石之遺志，當選為「總統」。這不但是蔣家王朝的延續，也是「蔣經國」這一個政治體系的延續。蔣經國在「國父」蔣介石的遺囑下，繼承了蔣介石的遺志，當選為「總統」。這不但是蔣家王朝的延續，也是「蔣經國」這一個政治體系的延續。蔣經國在「國父」蔣介石的遺囑下，繼承了蔣介石的遺志，當選為「總統」。這不但是蔣家王朝的延續，也是「蔣經國」這一個政治體系的延續。

大都到齊。有些同鄉戴著面具，也有些同鄉頭戴橙色小帽。大家情緒高昂，口唱「唱要出頭天」，手舉（蔣經國滾蛋！）（國會全面改選）（解散戒嚴令）與（停止政治迫害）等牌子，由集合處才一街的廣場向座落在蒙哥馬利街的國民堂總領事館出發。我的队伍因喊叫而前進，几位同鄉輸流以擴音機領著。那抗議蔣二世登基——

Protest the Crowning of Dictator Chiang II in Taiwan 向台灣是台灣人的——Taiwan for Taiwanese. 等幾面大旗，更是迎風招展，引人注目。路上的汽車停了，路旁的行人止步了，紛紛伸手要停車。市警察局也發动了警車數輛，跟隨著我們，維持交通與安全。領事館前一段街道，幾被团团圍住。電視台記者與攝影師出現了，先是KROV (NBC-4)接著KPX (CBS-5)。他們除了現場拍攝外，也採訪了示威遊行的群眾，今晚這些電台都於其晚間新聞

原來在五月裡，本多霧而陰冷的日子，這天也風和日麗，過了十英畝，鄉親大家已

豬像也被撕得粉碎，棄置在地上，任人踐踏！

此時，由集合出發到現在已歷時二小時半，示威遊行與民衆大會已近尾聲，大家仍興猶未足。沿路不停地高喊「蔣經國滾蛋 (Down with Chiang Ching-kuo)！」一直回來到第一街與市場街角的廣場。一位左區人委會的負責人當場宣佈說：「人委會剛才收到某某黨的選舉票若干一書，共五十本，一本只收十元，在幾分鐘內，那幾十本書被搶購一空！的確是，」愈是禁書，愈有人看。示威大會終於在和平、興奮、成功的氣氛中順利結束。當天下午，金山灣區的同鄉邀清外地來的鄉友，一齊野宴，大家進一步交誼，在難得的聚會中，互相勉勵。賓主在落日餘暉中，盡歡而散。

後記與感想：

小弟於參加了我們的遊行民衆大會後，也溜進了三藩市的中國城，想去看看到底國民黨與親共的中國人到底在這驕子登基的日子，做何種

的活動。果真不虛此行，保太派的人士聚集在城東的孫逸仙公園內，當衆公審蔣經國的叛國罪行，觀衆中大部分是廣東人，也有小部分是台灣與中國人。戲台上有時用北京話，有時用廣東話在演說，人聲頗為吵雜，我聽不太懂，不久，只聽到几声“呼！呼！”之音，蔣經國（紙人）被燒燬掉了。於是乎，我又轉到城西的史特頓街，這裡有中國國民黨駐美總部以及與它相鄰的世界日報社。遠遠地就可聽到一陣陣打鼓的聲音。向前一看，原來是一夥人在臺前舞獅，有人拿在敲鞭呢，也有人在揮舞國旗的「國旗」，我內心只有暗笑，那血腥旗，一個多小時前還被我們台灣同鄉撕破，棄於地上，任人踐踏呢！同時我也義憤填膺，暗叫「他媽的，台灣人民的血汗錢也被汗到這裡來舞獅，放炮，給浪費掉了！」正在愈看愈氣的時候，只見一到保太派的人，手拿大小旗幟由北面漸之遊行進軍過來，我想這一下該有戲看了，果然不出所料，在幾分鐘內，也不知從什麼地方溜出來了一些國民黨僱用的打手，一下子向左派的人棍打過去，一瞬間，

揮揮飛舞，只見一团混亂，有聲有氣，令人心跳，不久聲聲人負罪的，人才漸漸散去。我搞不清楚，他們這些人到底是為了中國城的地盤而戰，或為了政治而戰，或只是中國內戰的繼續延長！我內心真是非常的不確定，這兩方的中國人，都不是我們台灣人該去參加為伍的。

傍晚回來後，打開電視機，三家 Network 的電視台都報導了我們的台灣人抗議蔣二世登基，遊行與民衆大會的事，其中 KGO (ABC-7) 調劑地說蔣經國在台北扮演就敢死隊，而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伯仁斯基先生也在北京向中共會談，如-5 巧合！另一台 KRON (NBC-4) 的報導有失含糊，其報告會使人誤以為國民黨人打壓的是我們的台灣人。才五波道 KPX (CBS) 的報導則很清楚，先用几句報告說擁蔣與傾美的中國人在國民黨黨部前打架。接著卻用了大部份的時間，來報導我們的台灣人的抗議遊行，那「抗議蔣二世登基」與「Taiwan for Taiwanese」的大旗，赫然滿地出現在電視銀幕上！多麼叫人興奮與喜悅！後來

那位被電視記者採訪的女士打電話來告訴我：「她內了我許多關於台灣政治情況的內幕，我也說明了很多，可惜限於宝贵的電視時間，他們只播放了其中的一小段。」但她只那麼一小段。內容與意義也已經清楚。跟我一起看電視的洛托，我的朋友，其可說驚喜不已，一方面發覺，他的自己居然能出現在銀幕上，另一方面庆幸此次遊行民衆大會的成功。尤其重要的，很明顯地，我們的遊行比國民黨的舞獅鞭炮，以及保泰派的演戲，更引起美國觀眾占電視台的興趣。

這次遊行後，小弟也有一絲感想，這是灣區兩年來的第一次示威抗議遊行，可說一次比一次更有組織，參加的人數也更多，場面也更壯大更精彩。我們深切地相信，遊行的效果也必定一次比一次好。為什麼呢？這顯示了我們的台灣人愈來愈關心台灣的政治前途，愈來愈敢言，愈敢有自己占在台灣的文老別輩的流汗。我們的更團結，力量也更大。再說，國民黨真的不在乎我們的抗議嗎？島內民主鬥士常帶來的消息，一再地確定，我們的抗議，我

們的遊行，不但給與他無比的精神鼓勵，而且也給與他實際的幫助。由於我們的聲音占行動，國民黨不再無所顧忌，也因為我們的呼聲引起了國際友人的注意與支持，在壓力中，國民黨也受了相當大的壓力，所以我們不可輕信自己的行動。

對於那些手牽手共同參加行動的同胞，尤其是由遠方特地趕來的朋友，我覺得這是人生難得的際遇，我深信在往後的日子裡，只有這些不足為了一己小我的強飽，財富與幸福，而是有了大我，全體台灣人民的福利的作為，才真正地存在我的寶貴的回憶裡。對於那些為了種種原因或藉口，還不願意或仍不敢參加我們的行列的朋友，我們仍在熱切地期待著您的來。但時間如生命，不予抓住，如如利用，轉眼即逝。朋友們！讓我們共同共鑒，為我們的人道歷程！共同來把台灣建立成一個真正獨立、自由與民主的國家吧！

(上接自第7頁 遊行後感)

口中聽到遊行的消息便趕來參加！從前有以“要回台灣”為藉口而不敢來參加的懦夫，這次完全不見了！非但沒有，人因為要回台省視而不顧，相反的不乏人打算在近期內回台灣的，也都來了！好奇起見，特地私下問他們，怕不怕？出乎意料之外的，回答居然：“心中充滿了正義，有何可怕！”倒是使戎這冒昧的人臉紅了半天！

在此通貨膨脹，一紙一木都要錢的時候，除了好多同鄉好幾個週末汗流夾背的勞力工作外，還迫切需要同鄉們金錢上的支持。雖然這次未能親身參加遊行的同鄉都有正當的理由，可是未能討台灣人，討島內文兄做莫有益的事，也莫在莫有愧於台灣蓬萊米及虱目魚捐錢給遊行的主導單位；

湾区台灣人權委員會 (Formosan Human Right Association)
P.O. Box 23812, San Jose,
CA. 95153).





露天民衆大會之一角

遊行行列與大旗之一



被撕毀的蔣經國家
與國民黨的國旗棄置於地



遊行大旗之二



遊行行列之一段



浩蕩行列之一覽

抗議蔣二世登基 示威遊行後感

風水

誰說台灣人不團結？誰說台灣人沒有身文？五月廿日在舊金山的抗議蔣二世登基遊行及民衆大會徹底地推翻了這些評說！那壯大的行列，那高亢的歌聲，那宏亮的口號，充分表現了台灣人的身文，團結，及感人肺腑的正義感！從遊行行列的一端看向另一端，充份人的前程，就像一輪烈日漸漸地上昇。大會結束後，喉頭喊啞了，腿也走酸了，但是心中的血更熱，意志更堅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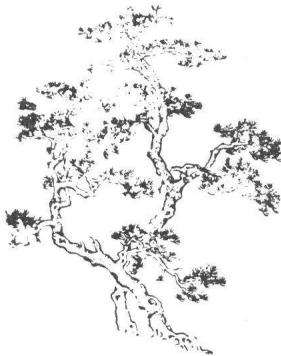
灣區三家主要電視台 (channel 4, 5, 7) 都競相報導我們對蔣家政權的控訴。當天在舊金山同時也有各僑派的西瓜菲大迴及國民黨走狗的歌功頌德的遊行。結果電視記者的報導是我們台灣人反壓迫，維護人權，正義凜烈的遊行及中國人兩黨的互相毆打。這是我們台僑奮鬥歷史上又一次偉大的勝利。

民衆大會的高潮之一是當象撕毀了蔣家的狗旗（又稱鬼旗）。台灣人对蔣家王朝的憤怒，隨著撕旗的嘶聲更形同仇敵愾！記得在台灣受愚的民衆教育時，教官常說，中共的旗子是“滿地血跡”，而且把紅色比成“滿地血跡”。看那撕了的片片，一時想起：這蔣家旗不也是“滿地血跡”嗎？到底國共之間有什麼不同呢？蔣家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中共旗是“五星天地紅”，既然“紅”都代表遍地血跡，那不同的只是在於光天化日下亦星光燦爛的星夜之間罷了！愛好和平的台灣人民決不能接受這種血腥的暴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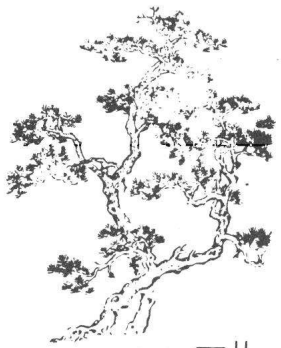
這次的盛舉在舊金山已是第三次了。不過這一次有莫特美。L.A. 的同鄉連夜開了數小時的車子趕來參加，其精神之可佩真是够令我們灣區的同鄉欽佩！可是我們灣區的人也不落後。有不少同鄉連遊行的通知書都沒收到，只是從朋友

(轉第5頁)

大酒樓 紅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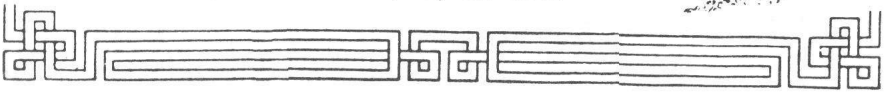


大酌小宴
 辦桌飲茶點心
 特別菜如肉羹魚丸
 鹹菜豬肚魷魚等々



RUBY PALACE RESTAUR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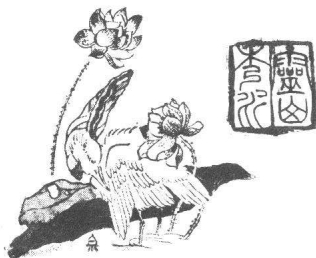
631-647 KEARN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415) 433-3196 · (415) 433-3197



HUNAN RESTAURANT

湖南酒家

南北口味
大小宴会
經濟小吃
服務週到
歡迎光顧



793 E. El Camino, Sunnyvale

Between Fair Oaks & Wolfe-next to Hacienda Cinema

Telephone 735-1460

Closed Tuesdays

等。

費浩偉 (Harvey Feldman) 的演講

— 阿土伯 —

費氏是美國國務院東亞司長，曾於四月廿八日在史丹佛大學演講。題目是「美國對台關係」。費氏於四月廿八日在史丹佛大學演講。題目是「美國對台關係」。

費氏以國務院官員身份說：「卡特政府現行對華政策的最終目標，是根據『上海公報』的原則，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但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美國將以負責任的態度來維護台灣人民的自由，和平與繁榮。費氏的演講內容沒有什麼新穎之處，幾乎和卡特總統去年競選演說的內容，一模一樣。

費氏於簡述說美台之由。歷史背景，即轉入目前。美國對台關係基本原則。費氏提議「上海公報」和中共的關係。中共方面主張，亦即要美國承認中共為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由中國自己解決；美軍須盡速從台灣撤退。美國方面的聲明，主要是台灣海峽的雙方，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問題由雙方自行解決，並同意美軍撤退。

當天新穎有趣的地方，倒是費氏演講之後，由聽眾發問時，所發生的情形。聽眾之一，對台灣的法律地位提出問題，請費氏解說美國政府對此問題的官方立場。費氏說：以國際法的立場而言，台灣主權屬中國。而國民黨統治台灣三十二年，只是 de facto occupation，從法律觀點而言，並非 de jure 政權亦即是說法定所有權沒有，但實際霸佔事實是有。費氏所提的這一官方立場，到底是美國政府，或是做著和中共將來交涉的 Bargaining Power，我們不得而知，只待聽眾自己思索。當天聽眾中，有國民黨的黨

些人的言論上（見剪報參考）最近的文章，曾刊於《海外學人》，董梅等。在樹倒猢猻散之前，自找逃命生路乃人之常情也。

最後在費氏的演講會上，有數位在場的台灣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上海公報中美國同意台灣海峽雙方的政府都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言下之意，將台灣視同一塊無人居住的荒島一樣，北京和台北的政府要怎樣處理台灣就怎樣處理台灣。而事實上台灣今天有一千七百萬人居住，他們三十幾年來未能選舉中央民意代表，台北的國民黨固然不能代表他們，北京的政府，更不能代表他們，到底美國政府對一千七百萬人的意願，和自決權利，有什麼關懷和考慮？”

費氏對這問題並未做正面的答覆，只說在中英建交時，美國會儘力負責台灣人民的自由和繁榮。但他表示他對台灣人民的Sentiment，十分清楚，他和黨外的政治家如康寧祥，張俊宏等都是很熟的朋友。一般人民的想法和意願，他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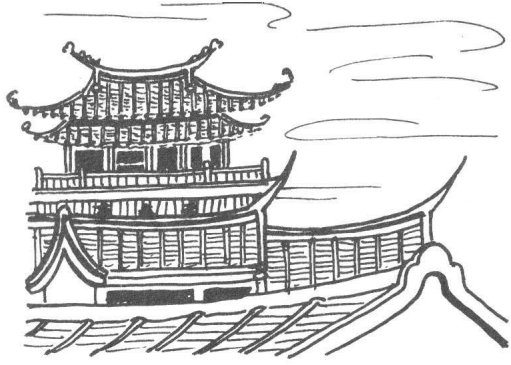
國「人」陳萍（音譯）女士，指出「費氏的問題，是製造原子彈？還是製造原彈？還是製造原彈？還是製造原彈？」

關於製造原子彈，費氏說：「只有自己感到INSECURE，才會製造原彈。製造原彈是為了找末路。這是不造的好，造了壞。」

至於收養國民黨為難民的問題，由於問題特出，聽眾聽得津津有味。費氏的答覆，忠貞愛國的神韻，也顯露出來。他頭腦清楚的人，早已預測到自己的命運。例如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丘宏達博士（立吾丘漢平的儿子，現任瑪蘭大國教授）前幾年還嘴硬，替國民黨辯護國際法律地位，但最近一二年來見國際大勢已去，只好順風轉舵，例如研究在中英建交時，如何保護國民黨在海外財產的問題，一付失敗者，逃難難民的心情，油然顯示這

同情。他們人的看法是「對付國民黨」，「時間是對台灣人有利的」。(Time is on your side).

筆者以為，在美國的台灣人，有政黨之象，但在美國社會上，這批人的意見，為無法統計起來，反映到國會，國務院上去，以影響美台關係政策。怕是不是有必需要收集一些對台灣前途的意見？最近藉台人對台灣前途的意見，藉後告訴美國政府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呢？並且幫助台灣島內的人民將他對台灣前途的意見，反應到美國政府去呢？這一次費氏的演講，我們如有在美台僑數萬人的Opinion Survey，告訴他這是來自台灣各階層對台灣前途要求自決的意見，請他轉達國務院及總統，是不是比幾千人簽表意見有用的多呢？



有關中美關係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分析

□□丘宏達* 原載於寒梅雜誌

我國在美財產維護問題

依國際法上的原則，甲國承認乙國的新政府為該國唯一合法政府時，乙國舊政府在甲國的財產應移交給乙國新政府，這是極其簡單的國際法原則，不啻由於國內有關單位不注意或採高政策，我國近年來已損失了相當可觀的財產。我國在日本、巴西、泰國、菲律賓、法國等地使領館及其他政府財產，在與該對方將承認中共時，仍不處理，結果全被中共接收。只有前駐加拿大大使薛啟傑在上任之初，就知悉加國已與中共談判建交，一方面多方努力竭力阻止，另一方面將使領館財產全部先與持收租租賃方式，結果中共一無所得，大快人心。①

我國在美財產不少，必須先處理，才不會將來萬一與該國實行與中共建交時，被中共奪去，這不是信心不信心的問題，而是是不是鄭重或嚴為政策問題。古人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有人說，我國財產甚多，丟一點沒關係，但須知國家財產是人民的血汗，不要說幾千萬美金，就是八角九分也不可以大意，何況將自己財產去責敵，天下沒有這麼笨的事。同時必須注意，責敵一事顯然是觸犯「懲治叛亂條例」，希望國家安全局、警備總部、監察院加強注意，勿使國外財產責敵一事再度發生。

另外，美國在華政府財產，政府應嚴令各公私銀行或金融機構不接受抵押。前些日子菲律賓將我前菲使館交給中共，我外交部將菲使館接收完訊時，才發現菲館已抵押給彰化銀行二百餘萬，我方事實上一無所得。按使館有豁免權，因此各國銀行慣例不接受抵押，彰化銀行辦事人員做這種損害國家權益之事，有關失職人員也未聞政府有所懲戒，這點監察院及台灣省議會應即刻調查。

談

台灣精神

過江龍

一個國家的興衰，一個民族的優劣，往往不是由於人的聰明才智來決定，而是整批人尼合作而智力，成果，但是這個人自生下來到成年，往往法私自摸索出真理的方向，沒有足夠的經歷去培養出足夠的個性，人生方向，來自己的“精神”之來脈。人生的目標，對人生的看法，往往決定個人的行徑，由勤向。一個團體中，他的個人，無論他的才智多高，他的能力多大，如果各走一方，他的流形中，大家背道而馳，互相消反，產生不但不無法有效推進行一些有益於大家生存的策略。因此團結人心，其人生觀是一個社會團結興盛的主力；那如何團結呢？喊口號、勉強、因惡如仇才團結是比較短暫的一劑；人民公社是一種僵硬強制的團結，這些均有表重於內的毛病。唯有民族團結整理或培養出來的，才能產生力

量。宗教是團結人生觀的主力；宗教越單一的國家，其言越統一；統一的民族，均比較興盛。歐洲的基督教精神，各派系太分散（老子，莊子，韓非子，孔子，陰陽十家），大家無所適從。相反，歷史上強盛之國家均具有一種自動團結人的“精神”，如德國之“日耳曼精神”、聖忍、踏實；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較拼到底，生死能置之度外；美國有“西部開拓精神”、排除困難，勇往創造。這些精神往往能改變一個人的生何價值，能犧牲財利，為生命，以求精神之一貫。社會能進步，人民敢做敢言，而且幹勁十足，方向一致，國家必然興盛。

從台灣長大的人，或多或少具備一種精神，那是“苦幹、忠厚、勤勞”的永牛精神，看起來沒有花招，沒有紋彩，但這種精神是推動台灣工商業界的主力，但台灣又具備了一種取自鄉村之“布袋戲式忠良精神”，如廖添丁和一些取自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流傳於台灣流氓社會。一般台灣人“永牛”精神過重，肯認真，肯忍耐，但

(轉第22頁)

一封致生母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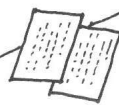
— 蔣經國 —

光子序

不知大家是否仍記得，在被
 中學或當兵的時候，我們曾叫
 的父親，一個年凡的偉人。在
 的那小冊裡，蔣經國的肉麻令
 凡哲，如何地「不」明察書
 理，富靈性。他立的中算，再
 而且已逃到了他最後的領悟到
 逃的台，如要像他的父親的登
 生此世，上，果恐怕非算名堂
 當個皇，多防部副部長，正部
 父不出一下再長一華民，國
 長正搖，朋，欽佩，蔣歌
 頌德不過是神政治手腕

罷了呢？請看下面一封蔣經
 國致其生母毛氏的信吧。那一
 年，蔣經國是廿六歲，人在俄
 國的理智，少許的愛國與公理
 的熱忱，少許的正在那短之
 頭、恐怕只有在那血氣正盛
 了。也只有在那吐露他的心
 候，才能真正地認識他的生
 道出他此真正認識的兒子。
 在他的筆下，蔣介石一樣是
 么「不非凡」，但卻被他兒子
 做「單關」與「殺人的劍子手」！
 相信這封信給咱對蔣氏父
 認識有着怎比的幫助。

此文為陳丹先生所譯，根據
 日本史學家波多野崑一著
 的「中國共產黨史」一書，原
 文曾刊登於「全美台灣同鄉
 會」分會編的「蔣經國」冊
 （五月廿日版）。



他的真面目，這就是他對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禮義。

蔣介石買了許多田產、企業和商店，究竟是用誰的錢買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種辦法從窮人的手中搶來的錢嗎？以前說必須擁護工農的利益、和共產黨握手的是誰？那不是現在繼續屠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嗎？以前說蘇聯是中國人民政府的眞正朋友，因此非擁護蘇聯不可的是誰？那不是現在東方反蘇聯盟中的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嗎？向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借款、出賣中國領土的是誰？那不是蔣介石嗎？蔣介石是賣國、辱國的政府領袖，他屠殺了反對帝國主義統治和爭取解放中國民族的英雄。

這是嘴說「禮義廉恥」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寫這幾行文句時，不自覺地握緊了拳頭，胸中燃燒起對仇敵的憤怒和痛恨，恨不得將這樣的仇敵馬上驅除。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眞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您和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因為對政治不懂，對各種支配因素和統治分子的聯繫關係不清楚，對自然世界變化的眞相的瞭解有困難，因此也許對蔣介石的兒子變成共產黨員就不能理解了。母親！我希望您和見到這封信的人們從各個方面來考慮事情，以最客觀的態度觀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罪惡、威脅和混亂的根源究

竟在什麼地方？混亂和威脅的戰爭，誰應該負責？

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萬人餓死的事吧？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以自己光榮的勞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還有，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外國人在中國各都市農村中毆打、殺戮中國人吧？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獎勵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特權。

也許您不會沒有聽過蔣介石把數千、數萬爲革命事業奮鬥的優秀戰士用石油燒死的事？不會沒見過蔣介石把共產黨員砍殺？蔣介石的手已經被全國工農的血——我親愛人民的血染紅了。他應該在人民的面前負起這些罪惡的全部責任。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前後發動了六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打算消滅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他雖打算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的這種企圖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應該了解，也不應忘記，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邏輯都說明了所有的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壓迫者必定得到勝利。

蔣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過去俄國反革命將軍高爾其耶克、鄧尼金、烏蘭可爾等走過的道路。紅軍前進的道路必定是蘇聯的紅軍——光榮的勝利者走過的道路，這是所有中國人都完全了解的。

鬥爭和交戰的時候，每個人的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邊，有的人站在反革命

親愛的母親：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十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願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經達成了。但是我達成的方式跟您當時的想像並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放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您的兒子雖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這個幸福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鬥爭和作戰的偉大的前途，是為全中國人創造幸福的將來。一九二七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回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未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的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巴巴的孩子。您的兒子正要以堅定的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

母親：人家說，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員不要家庭生活，對父母不要孝道的這些話，您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為爭取自己的真理什麼都不怕的戰士。他們為了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鬥爭着。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於創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間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是真正地過着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這個敬愛是建築在相同的政治主張之上。每當我看到別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會想起生我的母親，因此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就不能跟他們一樣？為什麼我就不能有那樣的幸福？但是問了之後又怎樣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極端野蠻的手段屠殺了數萬、數十萬的兄弟同胞，前後連續三次叛變，前後連續三次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他是您的兒子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任何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得殺戮他、消滅他。

聽許多人說，蔣介石在宣傳孔子的孝悌和禮義廉恥的學說，這是他迷惑人的慣用手段，以此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意識。母親，您還記得吧？是誰毆打您，抓住您的頭髮，將您從二樓拖到樓下？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請求不要把您趕離家門？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是誰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蔣介石嗎？這就是

的一邊。每一個有人格的中國人都應該站在革命的一邊，團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站起來，跟國民黨和蔣介石作無情的鬥爭，向神聖的民族解放革命鬥爭推進，反對帝國主義和擁護中國蘇維埃。

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這是您的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願望。

中國的工農也沿着俄國工農的道路前進着，在中國已經建立、真正建立了與我住着的國家同樣的蘇維埃政權。在這十年間蘇聯這個國家有極大的改變，現在已經成為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工人和集體農場人員的生活已經比以前改善了數十倍。在他們的面前展開了廣闊、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廠是在一片廣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時間建成的，現在這工廠有四萬名工人工作着。這些工人建設了最好的社會主義城市。他們每個月的平均工資在去年是二百二十盧布，今年增加到三百一十盧布。一九三〇年以前我上過各種學校，一九三〇年以後我在工廠工作，成了工人，後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廠長。在這個分廠有四千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有七百盧布的薪水。當然，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生活的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我對您說這點是因為在中國有一部分人說我被布爾塞維克虐待，蘇維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這些謠言都會使我笑破肚皮。確實，有各色各樣的壞人和卑鄙的

人把別人也看作與自己一樣。蔣介石非法監禁了太平洋勞工組織的書記奴蘭同志夫婦，只因為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擁護中國的利益的積極戰士。我想蔣介石以為蘇聯對住在蘇聯的所有中國人也像他對住在中國的各國革命戰士的態度一樣。但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蘇聯是世界上最重禮節、最文明的國家，我對能住在蘇聯感到非常光榮。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我對自己的祖國——蘇聯——在各方面、各部門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記錄，感到非常光榮，不勝高興。我的祖國——蘇聯——天天在清除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打擊和消滅一切的敵人。我的祖國——蘇聯——像燈塔一樣，在大風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們鬥爭和勝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國就特別成了仇敵的眼中釘。仇敵用各種方法和謠言誣蔑蘇維埃政權。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堅決地站到革命的陣營，鞏固社會主義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爭取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母親！最近就會和您相見是值得高興的。假如您能出國，不管在哪一個國家，我都準備與您見面。

祝您
萬福

您的兒子經國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 你的房屋保險, 汽車保險適當嗎?

△ 萬一發生不幸, 人壽保險夠不夠?

假如你有任何問題, 請就近詢問
保險專家——蘇文寬

積十年實際經驗, 她將給你:
正確、適當、滿意的解決與安排

MRS. WENDY HONG 蘇文寬

INSURANCE LICENSED AGENT



BUSINESS 246-7770

RESIDENCE 227-8311

LUNCH

ランチ

FAST SERVICE

は迅速 サービス

DIN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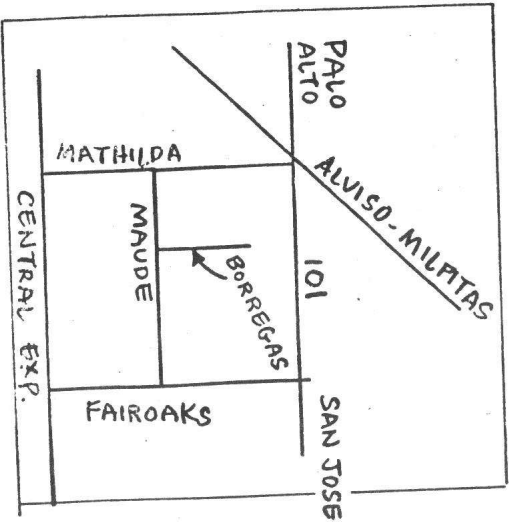
ディナー

HOME ATMOSPHERE

は家庭的雰囲気

SETO TEMPURA HOUSE

瀬戸 トラ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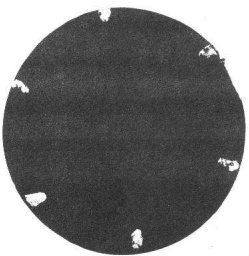


511 BORREGAS
SUNNYVALE

735-8280 FOOD-TO-GO

HOURS: 11:30 - 2:00 PM

5:00 - 10:00 PM



An opposition party takes shape in Taiwan

BUSINESS WEEK: April 24, 1978

Members of Taiwan's provincial assembly who are not also members of the Kuomintang, the single party of the Taipei government, have quietly become an opposition party in all but name—the first since the Nationalists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 government of mainlanders in 1949. With other signs, this offers hope that liberalization will go ahead under the new president-elect, Chiang Ching-kuo.

The non-KMT politicians, who are predominantly islanders, believe that several factors are working for them: The island'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s changing the whole political atmosphere; Taiwan's foreign trade should exceed \$20 billion in 1978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s \$15 billion in 1977); and more than a million tourists annually, plus the enormous student flow to and from the U. S., have long since ended the island's isolation. With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emphasis on liberalism, Taipei's reputation in this area could be a factor in forestalling "normalizat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Peking. Taiwan worries that would mean the end not only of its mutual defense treaty with the U. S. but also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being an independent power—memb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for example.

Election riots. The watershed in Taiwan politics was reached last November. In local and islandwide elections, non-KMT candidates picked up 21 of 77 seats in the provincial assembly, up from eight. Successful independents were mostly around 40—young for Chinese politics—and nearly all were college graduates. And in Chungli, where rumors of ballot-tampering brought on a riot, authorities responded with restraint.

That doesn't mean the end of restrictions. Police last month confiscated copies of a book with pictures taken during the Chungli riot. The KMT leadership has tried—so far unsuccessfully—to force the largely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to back off from its declaration for Taiwan's independence. (The KMT believes the island is a part of China, something both they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 agree on.)

The next major test will come at yearend, when national legislative bodies are elected. So far, the independents have not set up a party to contest them, but newspaper and magazine articles have hinted at it. ■

中壢選舉暴動案又起風波 選舉萬歲出版前夕 國軍警乘夜沒收

康寧祥一著·許信良護書無門

(本報二十五日訊) 台灣中壢選舉的風波，最近因為一本描述這事件真相的書籍「選舉萬歲」被強制沒收而擴大，並使國民黨與地方政治勢力衝突加深，也使台省籍立法委員康寧祥和桃園縣長許信良公開進這場衝突。

據台省消息來源稱，國府三軍武裝軍警於三月十九日凌晨，不顧立法委員康寧祥律師姚嘉文，「選舉萬歲」一書作者林正杰以及九位工人的抗議力阻，在書箱裝訂廠內強制沒收了林正杰和他朋友合著的「選舉萬歲」數千本。

「選舉萬歲」是描述去年底中壢選舉暴動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全書有許多圖片作真實的現場說明。中壢大暴動是台灣卅年來罕見的大暴動，因為選舉不公而引起。

消息來源說，十八日下午該書甫印刷完畢，留在印刷廠中送出裝訂之前，一位警備總部的官員，在一位警察局人員的陪同下，進入印刷廠，要求檢查書的內容。警方要求為在場人士拒絕。稍後，「選舉萬歲」送至台北雙園街裝訂，當時裝訂工人有八個人。六時左右又有兩位安全人員前來，要求檢閱，工人們要他們出示搜查證，兩人拿不出來，僅

出示名片，八位工人於是圍住桌子，挺身護書，有人並立即電告康寧祥和姚嘉文律師。姚立即趕來，康則稱八時有意外出，稍晚如有事故再連絡。

姚嘉文到場後，即與妻子和兒子幫助工人裝訂。此時林正杰亦聞訊趕來，在期待事變的緊張情緒中，參加裝訂的行列，此時在場人士共有十二人。

半夜十一時，更多的安全人員三度闖關，其中包括一位政治大學訓導處的員。姚律師立即與安全人員，基於權利，據理力爭，而政大訓導人員則企圖強迫作者林正杰。該政大人土對林說：你因為是政治大學的學生，我們的校長有權要求看看你的書。但是林正杰斷然拒絕他的要求，說：「我寫的是私人的著作，又不是學校的畢業論文。」

安全人員「寡不敌眾」，又說不出道理，遂再度離去。

軍警人員一訪再訪

最後情急實施戒嚴

因為安全人員兩一就是十九日凌晨一時度來訪，並且大聲爭許，突然來了許多武裝軍警，約有三部卡車，軍警下車之後，便立即把裝訂工廠包圍起來，並宣佈實施戒嚴，大家決定請在場的女士先回家，而所有的男士們則留下來護書。

當時康寧祥和姚嘉文均到了裝訂工廠，康寧祥說，他是立法委員，但未做理會，也不能阻止軍警搜查選書的行動。

在軍警強制沒收

「選舉萬歲」一書時，桃園縣長許信良亦由他的律師陪同前來，但是許在廠外被包圍的軍警攔阻，雖出示身份，也未獲准入內。

三時許，軍警去了所有的書。

據消息來源說，國府這次沒有逮捕任何人，但他們都受到嚴密監視。

來洋越波餘治政動暴大壟中 歲萬舉選書禁府國 售發版出美在然突 力權取奪術戰舉選用利代一年青台述叙

(本報六日訊) 記載中壟選舉萬人暴動而被國府沒收的「選舉萬歲」一書，現已流出海外，並在美國開始發售。

在一則為該書宣傳的廣告中說：「選舉萬歲」這本書，本台灣禁書出版了，據則廣告指出，「選舉萬歲」是「海外唯一的孤本」和「三十年來難見的一本好書」。

「選舉萬歲」被國府在三月十九日查禁的。它在一個半月之後，突然在海外印刷出版，公開發售，是國府查禁書報以來第一次發生的現象。

「選舉萬歲」的代理人拒絕透露該書如何到達美國的過程。

據紐約星島三月廿七日的報導，這本書與中壟選舉大暴動有關的書，是在三月十九日沒收被國府約三卡車軍警人員，在實施戒嚴的情況下，從印刷廠中檢走，當時在場「護書」的人士有這本書的作者林正杰，立法委員康寧祥，律師魏嘉文和多名印刷裝訂工人。中壟暴動是台灣三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暴動，傳說是因為國民黨選舉舞弊而發生，但是檢舉選案舞弊的主角牙醫邱奕彬已被宣判為有罪。邱氏雖因國府體諒他「未曾受過有期徒刑以上的宣告，

顯無再犯之虞」只被判一年半的刑期而且服刑三年，他仍表示不是的證而繼續上訴。

國府當備總督於四月初發表聲明，指「選舉萬歲」挑撥政府與人民對立，煽動民衆和法律對立，並對蔣總統共黨大加譏毀，違反了反共國策。

據已經開庭「選舉萬歲」的人士說，該書主要描寫省府新牛一代如何「硬衝地」利用選舉，向國民政府當局奪取權力。其中關於中壟選戰有「刺殺」的描寫。中壟選戰中的主角許石良(已當選縣長)亦曾在三月十九日發給沒收「選舉萬歲」時的現場出現。據報導，許氏曾想進入被戒嚴地區的印刷廠，但顯出不該長身份，亦未被准許入內。

「選舉萬歲」一書目前售價十一元，包括第一版郵費費用。

(上接自第13頁 談台灣精神)

是默默無言，不教犧牲，也得流主
沒有教作敢為的勇文。我之民族
我們應護建之云，取用各神民族
，像美國一樣，製造一種「美國精神」。

台灣精神在觀念「水牛精神」
「濟底丁忠良精神」
「道精神」私一些又「硬朗」
浪退後狩士象徵之「硬朗」
神，而培表出一神望忍、
、勇敢，有與奮鬥之
精神」而「自象。

ACTION FOR MAJORITY RULE IN TAIWAN

P.O. Box 28024
WASHINGTON, D.C. 20005
U.S.A.
(202) 628-1376

FOR IMMEDIATE RELEASE

WASHINGTON, D.C., MAY 10, 1978 - The so-called "Supplementary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of 1975 produced a great number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aiwan. The repressive Nationalist regime simply could not tolerate any quest for majority rule in Taiwan.

Pai Ya-tsan, a young lawyer, is the author of 29 questions of advice to Chiang Ching-kuo. These 29 questions were rejected in total by the regime, not because the advice contained elements of "subversion" - one of the charges against Pai - but because they collectively embarrassed Chiang Ching-kuo. Pai was seized in October, 1975 when he was distributing his campaign leaflets. After savage torture,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Huang Hua was the managing editor of the now defunct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His eloquent appeal for majority rule through a process of peaceful change together with his active involvement in the Kuo Yu-hsin campaign for the Legislative Yuan was interpreted by the regime as a great threat to its own survival. Thanks to the enormous publicity abroad on Huang's case, Huang escaped torture. But he did not escape political imprisonment. He was given a ten-year term.

By 1975 Yen Ming-shen was a highly promising political star. With the active assistance of Yang Ching-hai, Yen overwhelmed his Kuomintang opponent in the race for the Legislative Yuan. Alarmed by Yen's rising popularity, the Nationalist regime resorted to vote fraud to defeat him.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Yen/Yang combination once and for all, the regime decided to throw them into jail after savage torture. Yang, the master strategist for Yen's campaign,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Yen, the top vote-getter in his constituency, was sentenced to twelve years.

Pai, Huang, Yen, and Yang are now residents of "Green Island." A small, isolated islet off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Green Island is the most fearful tiger cage in the island of Taiwan. The residents here are mostly "incurabl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such as Pai, Huang, Yen, and Yang.

The cases of Pai, Huang, Yen, and Yang were effectively presented in the June 24, 1977 hearing on Human Rights in Taiwan sponsored by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presentation was later incorporated in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 Congressional document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by writing to: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20515.

Please extend your prayers to these brave political victims. Your postcards and short letters can also reach Pai, Huang, and Yen by writing to:

Pai Ya-tsan
PO Box 8234/1
Green Island
Taitung, Taiwan

白雅燦
台灣·台東·綠島
郵政 8234 附 1 號

Huang Hua or Yen Ming-shen
PO Box 8234/4
Green Island
Taitung, Taiwan

黃華·顏明聖
台灣·台東·綠島
郵政 8234 附 4 號

WINCHESTER INVESTMENTS INC.

WINCHESTER INVESTMENTS, INC.

INCOME PROPERTY SPECIALISTS

APARTMENTS*HOTELS*COMMERCIAL*OFFICES

CONTACT **MARSHALL PETTIT**
FOR APPOINTMENT

SUITE 116, 4040 MOORPARK AVENUE
SAN JOSE, CALIFORNIA 95117

(408) 984-8100

INCOME PROPERTY SPECIALISTS

Status of Taiwanese-Americans in the U.S.A.

(Why Taiwanese-Americans should be a separate category
in race items of the 1980 Census questionnaire)

Introduction

This document is a summary of opinions express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aiwanese-American communit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during a Census Community Meeting held on March 29, 1978 in San Jose, Santa Clara County, CA. The meeting was chaired by Ms Eva Gay, Community Services Representativ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and Mr. Fred St. Claire, Human Relation Commission, Santa Clara County, CA. This article was prepared by Liao J. Shieh, 930 Damian Way, Los Altos, CA. 94022. (Tel. 415-961-4174)

Participants of Taiwanese-Americans

- Charles C Yang, Ph.D., President,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TAI), San Jose, CA.
- Rev. Dr. Thomas Tai, Minister, Formosa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Hayward, CA.
- Winston H. Chen, Ph.D., Board of Director, TAI.
(Past President of TAI, 1976)
- Tu Chen, Ph.D., Advisor, Northern California Formosan Federation (NCF), San Francisco, CA.
(Past President of NCF, 1976-1977)
- Lung Chen, M.A., Direct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rmosa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Hayward, CA.
- Patrick C Huang, M.S., Executive Secretary, NCF.
- Liao J. Shieh, Ph.D., Member, TAI. (Past President, TAI, 1975)

Summary of Opinions

1. The number of Taiwanese-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is approaching 100,000. The majority of these people arrived here after 1960. The trend of immigration from Taiwan increases year by year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Taiwanese in the States will reach a total of a quarter million in the next 10-15 years. These immigrants have their own unique social background.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spoken language, and culture tradition are gros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As a result, these two communities rarely established a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It is a mistake to consider them as one and the same minority group.
2. Due to the past and present political status of Taiwan, Taiwanese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for hundred yea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Chinese far excee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cano and Mexican-American.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do not want to be called "Chinese".
3. Sooner or later the U. S. Government will formally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undeniable that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U. S. populace still exhibit certain

antagonism against the Communists. It is unfair to categorize Taiwanese as Chinese and let Taiwanese bear this adverse reaction. We believe that Taiwanese-Americans have a basic human right to ask their government to avoid this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

4.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200 or so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this country by Taiwanese people. It can be said that "If there is a group of Taiwanese in a place, there is a Taiwa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None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in their title. It is obvious that Taiwanese people want to establish their own identity. We hope the U. S. Government will respect the dignity of these citizens.
5. Taiwanese-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are very active in the community services. They believe in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respect the U. S. Constitution. Thei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regularly hold meetings, give seminars, issue newsletters and publish journals to promote this basic belief. The contribution of Taiwanese-Americans to the society will be greatly enhanced if their identity is formally recogniz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6. In recent years, many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this country realize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Taiwanese-American as a separate minority group. For examples, in 1977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both United Methodists and Presbyterian Churches formally recognized that Taiwanese is a distinct minority. Likewise, the International Folk Fair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accepted Taiwanese in this country as a separate entry in this year's event to be held on May 5-7. We wish the U. S. Government could acknowledge this trend.
7.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this country will work hard with Bureau of the Census to bring about a successful 1980 Census. We will appreciate the assistance that the Census Bureau can give us. In addition, we hope Ms. Eva Gay will inform her supervisors and other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about the opinions that we expressed in this meeting.

Epilogue

A special committee entitled "Joint Committee of Taiwanese-Americans for 1980 U. S. Census", was formed on April 2, 1978. This committee is sponsored by the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San Jose, CA; the Bay Area Formosa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Hayward, CA; and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Formosan Federation, San Francisco, CA. The purposes of this committee are: 1) to coordinate a nationwide campaign to inform Taiwanese-Americans the importance of census, 2) to work with Bureau of the Census for 1980 U. S. Census, and 3) to seek Census Bureau to recognize Taiwanese-Americans as a minority group and give a separate category in the race question items of 1980 Census questionnaire. This committee consists of seven members and is chaired by Liao J. Shieh. The Committee welcomes any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Please address all correspondence to P.O. Box 6822, San Jose, CA 95125.



1307 S. Mary Avenue Sunnyvale, CA 94087

RESIDENTIAL

INCOME PROPERTY

OFFICE: 738-1840

RESIDENCE: 739-7518

RICHARD A. HOWARD

REALTOR ASSOCIATE



Coast 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Bldg., DeAnza Office Center, Fremont and Mary Ave.

原子彈乎？逃難乎？

—竹蓮—

四月中旬開始，史丹福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舉辦了一連串的台灣問題座談會，每逢週四聚會一次，從日制時代的台灣經濟到今日的政治，文藝，範圍廣泛，包羅萬象。4月28日該校胡佛研究所又邀請了美國國務院東亞司中華民國科科長 Harvey Feldman 費浩偉先生 (Director, 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U.S. Dept. of State) 舉行了一個專題演講，題目是：「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Taiwan」因此筆者突然成了史丹福大學的常客。以一個學理工的小子，去聽政治專家們討論問題，本宜三緘其口，只是台灣是切幾身的肉，忍不住氣不得說幾句，不免與會中數位代表國民黨立場的聽眾起了爭辯。其中最顯著的是——一位女士，她的言論及態度，令人啼笑皆非，茲借本文引述一番，讀者當可從蛛絲馬跡中，多多少少窺得所謂國民黨的「國策」。

第一次注意到這位打扮入時的女士是在費先生的演講會，當日聽眾發問踴躍，雖然會宣佈散會，大部仍聽眾留著與費先生繼續討論下去。當小弟詢及台灣人權問題及美國官方所持立場時，費先生還來不及答覆，旁邊突然殺出一位程咬金，來勢汹汹大叫：「你不在台灣，怎麼能說台灣沒有人權保障！」。會後略為打听才知道這位打岔的女士來頭不小，姓陳名萍，據說父親是國民黨黨軍的大將領，夫婿姓吳，也是國民黨貴族子弟。兩人自費在史丹福唸研究所，女的讀政治，男的學經濟，相信將來回台灣後，都是「青年才俊」，「棟樑之材」？

當日會場中，陳萍女士雖然表面上大叫台灣進步，不怕共產黨，但又問了兩個問題，只要略為分析她發問的動機，不難看出台灣所謂「忠黨愛國」之士心中的想法。第一個問題是

：「你（指費先生）認為台灣是原子彈，美國政府是否要發展原子彈，甚至於供應原子彈給台灣政府？」第二個問題是：「假如中共來了，美國政府是否會收我們做難民？」

這兩個幼稚非凡的發問，在一個學術性座談會中，由一個政治系的研究生提出，真是令人嗚呼，令人非笑所思。就如費先生所答覆，大家都知道美國政府，絕對不會撥助任何政府發展核子武器，何況台灣還是第一個簽署國際禁止發展核子武器條約的政府。像這種問題向美國政府官員提出，只難令人莫名其妙而已。又如「難民」問題，簡直是自打嘴巴，這些每日高喊「國策」的人，先顧及逃命，有臉說出來，要人收容他們？你說費先生能夠有什麼答覆？會後一位在史丹揭亞圖書館工作的職工向我說：「真是丟臉！丟臉！丟臉！」我的答覆是：「丟臉不丟臉是小事，可怕的是這些想逃命的人，是台灣的統治者，你說台灣如這些人繼續搞下去，有什麼前途？」

陳萍女士的這兩個發問，表面上似乎矛盾異常，一個積極並充滿火藥味，另外一個消極且顧慮逃命要緊，說穿了其實並沒什麼新奇之處，這就是國民黨的一貫作風，國民黨在大陸搞反共，要人民死拼，等到共產黨來了，試看誰是第一個拔腿而跑的人？可以說是前車之鑑。

台灣處於小島，人口稠密，發生核子戰爭，等於全民自殺，以原子彈保衛台灣根本無濟於事。反過來說要用它「反攻大陸」，更是於理不合，是不是要「永久解放」四億七千萬同胞？（大陸最近人口統計是九億餘，台灣政府還硬說四億七千萬，也許原子彈就是要用來消滅那些不算數的四億以上之人口！）。究竟需要多少原子彈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拙見認為台灣發展核子武器，只不過增加台灣的危險性，無一利而有百害，但為什麼最近幾年來，謠言滿天飛，說國民黨在台灣發展原子彈？陳萍女士會提出這個問題，就象徵是一個可能的事實，至少表示國民黨人有此想法。依筆者揣想國民黨想借原子彈作為國際政治上的勒索

工具。美國政府最怕核子戰爭，國民黨可能認為有了原子彈，美國就不會輕意放棄支持他們，他們就可繼續假借反共之名，在台灣高枕無憂的作萬年皇帝。台灣人拚命納稅，他們造原子彈之餘，還可夜夜春宵，天下之樂，莫過於此！

至於說到難民問題，很多同鄉已寫文評論國府要員的逃難潮及牙刷主義。陳萍女士想逃難，並沒有什麼特異之處，只不過以學政治的人，會在一個人學術性座談會中說出來，令國人拍案叫絕。我想三年前南越官員之逃難悲劇，大概嚇破了不少台灣要員們的胆子，陳萍不及其親朋大概也不例外，這個逃難的念頭，無時無刻不能擺脫掉，也許晚上都在做惡夢，美國不收容他們，腦海裏的潛意識無形中控制了大腦的理智中心。（假設他們有理智！）。一旦有機會就自然而然的表達出來，希望別人能夠給她一個「安慰」。這種心態如同一個嬰兒跌走時完全一樣，君不見任何小孩跌倒時，即使沒有什麼也總希望大人抱他一番，拍拍背後「收驚」，所求無它，只不過希望得到一時的安全感罷了。

總而言之，這兩個問題的提出表示了一種非常可怕的心態。一方面想用盡手段長久地統治台灣，一方面又想安排逃命的路線，說起來所謂護中華民族文化，根本就是騙人把戲，更不用提起來為台灣一千七百萬人的前途着想。這種心理狀態與一般低層社會的流氓做奸犯科時有什麼不同？得意時為所欲為，用盡手段對善良人民極力勒索，但又無時無刻注意避風轉舵的路線，以便一有差錯，逃之夭夭。我們雖然不能武斷地說，陳萍女士是代表所有國民黨當權者的意思，但俗語說「空穴不來風，無風不起浪」也許她真的說出了台灣權要人物平時在中央日報或其他宣傳刊物中不能表達的心態。我們是否能夠忍受這些人來解決台灣未來的命運？期望各位讀者深思慎慮。

為了讓各位更明瞭陳萍女士對台灣問題的看法，讓我們例舉幾點她的高論，這是發生於五月十三日由 Victor Li 博士主持的史丹福台灣問題座談會上，Dr. Li 主講北京政府對台灣的想法。演講完畢進入討論階段時，他反問聽眾的意見，會

六福園
SIX HAPPINESS



六福園中客常滿
萬里海外展奇才

3455

本園擁有來自
北京 四川 名廚數位主理
香港 台灣

設備堂皇 定價合宜

△正宗京川名菜▽
△週末京滬點心▽

芙蓉三鮮
蔥扒海參
鍋塌里脊
雪花蝦球
梅菜扣肉
京都排骨
小籠包餃
蟹壳黃
鍋貼水餃
各式麵點
一式俱全

大小宴會 歡迎定座

△樣式繁多不及細載▽

由一〇一公路。史丹福大學街入口

Phone: (415) 326-6565

220 University Ave. Palo Alto, Ca.

營業六天
星期休息
供應啤酒
各種紅白酒

場氣氛突變，主題轉為國民黨台灣的工作。陳萍女士及一位台大政治系台籍林姓講師（據說是在陳萍的老師，曾在匹茲堡大學研究二年，即將返台）站在一邊與數位同鄉起了爭辯，整整一小時之久，在火藥氣氛極為濃厚的爭論中，主講者反而成了聽眾之一。因為爭論的範圍極廣，很難有系統地在此詳細追述，只好以舉例的方式供各位做為茶餘酒後的談笑資料，各位切記這是學政治的人所說的話。

(台灣與中共的關係)

- 陳萍：中共為什麼不能把台灣當做另一個香港或是澳門？
- ：香港，澳門是殖民地，陳女士大概把台灣視為國民黨的殖民地吧？
- ：不知「反攻大陸，消滅朱毛匪幫的國策」到那兒去了！

(台灣居民對國民黨的看法)

- ：台灣大多數的居民，都渴望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政府，國民黨一天到晚喊着要反攻

大陸，對他們來講，根本沒有什麼意義……

- 陳萍：你胡扯，我認識很多台灣人，他們統統希望國民黨繼續統治他們。

(聽眾討論到國民黨中央民意代表成為終身職的不合理現象)

- 陳萍：國民大會三十年沒有改選，說來是「有點」不合理，但再過十年所有國代都會死光了，這個問題不是就自決了嗎？（聽眾大笑）
- ：陳萍女士不但不知（或是假裝不知，掩人耳目）國代遊構辦法，同時把一個國家的政體，人民應有的權利，寄望於「等人死光」，真是不愧為忠貞的國民黨黨員。

(話題轉到戒嚴法與人權)

- 陳萍：台灣沒有執行宵禁，如何能說政府用戒嚴法控制人民？
- ：八千位被軍法審判的政治犯大概就不會有此想法了！雷震，李

教，柏楊，顏明聖等
人不是都受到迫害？

• 林講師：戒嚴法在台灣只用了三十年，不值得大驚小怪，根據某一本書說在界上還有兩個地方施行戒嚴超過三十年呢！

——：這位講師忘記了那本書及那兩個地方，也許各位有本事能查一下，找出答案，幫助他的記憶。

——：這種態度實在可惡，是不是有人在教人放火他們就可攔路做強盜？台大政治系有此老師，怪不得會教出陳萍這種高材生。

• 林講師：你們批評中華民國政府實在太不公平，美國的民主政治建立已有二百年的歷史，國民黨在統治台灣，也當只不過三十多年，當然不能相提並論。怎麼可以用美國兩黨政治，言論自由的尺度來譏罵台灣呢？

——：好吧，各位如有耐性還找自由，再等一百七十年吧！

(關於反對黨的可行性)

• 陳萍：誰說台灣沒有反對黨？康寧祥不是反對黨的首領嗎？

——：康寧祥的黨叫做什麼黨？有多少黨員？

——：如果台灣政府肯接受兩黨制度，你是否覺得民主政治比較容易推行？

• 林講師：在台灣不一定要靠國民黨才能做主管……。

——：你是不是國民黨黨員？

• 林講師：(小聲地)是。

• 陳萍：(大聲地) Everybody is a KMT member!

——：不要把我也包括在內！(聽眾大笑)。

(對台灣前途的展望)

• 陳萍：台灣政治局勢微妙，蔣經國不能全面革新，但他是一位有作為的領袖，等他五月二十日上任總統後，台灣政治局面將會大為改變。

——：一套中華民國憲法等於廢紙，說來說去罷不開封建制的人治
(註第36頁)

信是很不平常很值得注意与探討的。

◎ 壘球憶往 ◎

— 球友 —

來美國近十載，遷居了數處。我發現了一件代誌：「有的地方，就有他們的壘球遊戲 (Soft Ball game)」。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發現，也運動好，不能先學的也。的定期，另外更相近，而特殊接洽，叮嚀，為什在寧靜的壘球區？

我發現了正如此，到美國尋覓，先移居到像各台省的，但他們玩壘球，在出長可的，是美或華的起球呢？但相

話說古時我離鄉背井，負嶺新大陸，落足在中西部 Iowa 的一大學城 Ames。該城人口四萬，風俗純樸，民情和平而稠善。台灣同鄉人數約兩百名，九成五以上是攻讀學位，生、靠獎學金及種「吃」會。感情。不欠就有感，到這子。感不有，而率起組成了壘球隊。或單初期，有些人反不熱烈的話，重在參與，在籍聯熱動的意義，同鄉的會到是：多趣而參加的。這種情形慢之將更相近，而特殊接洽，叮嚀，為什在寧靜的壘球區？

我發現了正如此，到美國尋覓，先移居到像各台省的，但他們玩壘球，在出長可的，是美或華的起球呢？但相

是或宴。各。比
還釣魚了。是富。入
得的，兄弟也。是
難得來好時。不
最地拔在。樣好
下。園。為。也
話。都。唯
不自。到。熱
在。的。情
盛。自。我。心。招
大。從。自。然。出。招
的。兩。隊。不。在。它。一。來。略。等。人。偷。之。

是或宴。各。比
還釣魚了。是富。入
得的，兄弟也。是
難得來好時。不
最地拔在。樣好
下。園。為。也
話。都。唯
不自。到。熱
在。的。情
盛。自。我。心。招
大。從。自。然。出。招

盛。右。女。大。教。支。不
坊。左。時。由。一。常。不。外。一。的。不。三。不
是。十。後。同。勝。負。也。非。也。坊。出。喚。後。遭。以
真。四。運。會。球。規。球。來。士。的。我。呼。小。場。却。誓
可。三。備。餐。球。規。球。來。士。的。我。呼。小。場。却。誓
日。在。準。野。排。球。起。的。不。次。人。她。不。幸。發
的。總。做。而。安。重。此。現。在。一。個。之。坊。得。了。
球。者。稍。始。開。得。因。空。汗。得。有。几。個。之。坊。得。了。
賽。來。隊。始。開。得。因。空。汗。得。有。几。個。之。坊。得。了。
會。各。隊。開。始。看。得。因。空。汗。得。有。几。個。之。坊。得。了。

其他的遠征，北至Minneapolis
南至Saint Louis，向東還到過
Purdue大學。每到一處，總少
不了緊張的球賽及盛情的款待。
短乏的球季，倒也覺得日子好過得
很。其樂融融。

學生的特異。今。回。耶。加。上。古。意。感。得。有。長。奇。不。基。金。壯。大。的
當。心。態。的。天。真。再。加。上。古。意。感。得。有。長。奇。不。基。金。壯。大。的
間。多。真。的。難。能。作。古。意。感。得。有。長。奇。不。基。金。壯。大。的
祝。福。中。亦。總。不。忘。叮。嚀。一。句：「勿忘把墨球精神帶到新地方去。」

夕陽西落，就在野餐
多。就。在。野。餐。中。
不。感。親。席。
也。地。親。席。
完。畢。地。親。席。
球。賽。中。大。開。筵。

個地有動定的。然。的。未。現。能。相。進。都。可。這。個。
 半。喜。就。活。一。項。的。活。動。式。微。的。越。的。可。能。相。進。都。可。這。個。
 了。驚。早。就。活。一。項。的。活。動。式。微。的。越。的。可。能。相。進。都。可。這。個。
 轉。我。這。各。種。仍。是。活。動。式。微。的。越。的。可。能。相。進。都。可。這。個。
 們。在。這。各。種。仍。是。活。動。式。微。的。越。的。可。能。相。進。都。可。這。個。
 我。已。在。這。各。種。仍。是。活。動。式。微。的。越。的。可。能。相。進。都。可。這。個。
 灣。精。神。擠。運。動。好。有。密。切。的。關。係。似。乎。憂。慮。的。暫。時。想。辦。法。改。進。都。可。這。個。
 後。到。球。界。普。通。台。灣。人。却。有。一。種。現。象。是。我。們。練。球。身。體。感。情。自。動。地、
 業。未。壘。球。但。普。通。台。灣。人。却。有。一。種。現。象。是。我。們。練。球。身。體。感。情。自。動。地、
 美。現。了。也。期。而。運。趨。越。象。很。信。最。重。要。的。參。與。鍛。練。的。大。家。自。動。地、

(上接才33頁原子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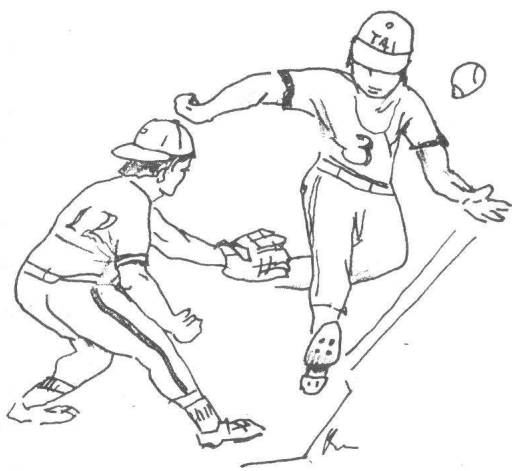
觀念，一個國家可以不要法統，蔣家天下才是真的。

——：蔣經國霸佔台灣政權已經短時，台灣政治氣氛並無多大改進，形式上換個稱號，真的就會發出慈悲心腸嗎？好吧，讓我們看看下個月內蔣經國是否會宣佈廢除戒嚴法，國會全面改選……

(結語)

• 陳萍：我將來是要回台灣的，你們在這鬼亂罵台灣政府不好，有膽子為什麼不回台灣去罵？！或者想辦法學政去改變它！

——：「國策」不能討論，回台學政還是去綠島唱小夜曲就不得而知了。





美亞旅行社

ELLIS LIU 劉永吉

AMERICA ASIA TRAVEL SERVICE

Telephone:

(415) 967-3263
967-3267

特廉票價

直達台北

\$349

特價優待同鄉!

遠東特價票
週每七班

港台包機票
週每一班

最親切的服務·最公道的價格

目的地	單程特惠票價*
香港	\$ 349
台北	\$ 349
馬尼拉	\$ 349
曼谷	\$ 399
新加坡	\$ 439

- ① 台北15人團體票(30至91天)685, 兒童半價, 嬰兒十分之一, 搭乘華航747, S.P直達台北, 舒適快捷省錢。
- ② 港台個人特價票(30天至120天)自由訂位, 隨時啓程任選航空公司 \$ 887。
- ③ 10人團體票: 台北來回838, 香港來回880 回程14天至35天前, 另付旅館費及觀光費200 12歲以下半價, 兩歲以下十分之一。
- ④ 台北單程 \$ 365, 香港單程 \$ 397, 班次繁多
- ⑤ 一年有效往返東南亞隨時可行詳情請來電詢問, 助理策劃廉價航程省錢省時。
- ⑥ 紐約、夏威夷、倫敦、巴黎各地均有包機及旅遊團, 安全舒適可靠。
- ⑦ 免費代辦簽證、應照延期等手續。
- ⑧ 機場協助轉機、接送、服務週到
- ⑨ 台北、香港、馬尼拉 \$ 349。
- ⑩ 新加坡 \$ 439。
- ⑪ 曼谷 \$ 399。

☆ 簡章備索 · 詳情請電詢 ☆

機會難逢
訂票從速

257 Castro Street 2C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94041 U.S.A.

笑話德佬






—旁觀者—

話說橫跨太平洋、大西洋有個泱泱大國，美則美矣，可惜人神複雜，紅橙黃綠，形形色色，大部份是“白鬼”，但是也有 Dixie, Yankee, Redneck, Pollak (Poles) 之分，“黑鬼”当然是 Nigger，不黑不白則有“chink”，“Jap”等等，於是乃有 Jewish joke, Italian Joke, Polish Joke. The whole country seems like a big joke.

旁觀者清，想當年台澎寶島也有頂港人、下港人之分，偉大祖國也有下江人，土包子各式各樣，不甚恭維的區分，於是乃有 Jokes, songs, plays, 不胫而走。Jokes 乃其中最最生動，最有色彩，最耐反映偏見的民俗藝術。旁觀者清，常有雅心，收集這些 Racial slurs 一者可以 identify the root of prejudice. 這是嚴肅的一面，二者可以學習阿 Q 精神，一笑置之，三者也是人之常情，希望知道洋鬼子在背後說我的什麼壞話。

旁觀者清，可惜心有餘而力

不足，那兒知道的只有小女兒報告的，在學校她的同學們的要作劇：My father Chinese (做 slant eye 狀，向上，)，my mother Japanese (做 slant eye 狀，向下，)，I am half and half (做 slant eye 狀，一上一下，) 可惡之餘，尚稱佳作。

旁觀者清，我說的上上之作是有個菲律賓人。也許因御之申也聽過菲律賓人……據說不能分別 P 與 f。有位菲律賓老兄在紐約 illegal parking，警官給他 ticket，他勃然而怒，於是乃有下列的 exchange：

- 警：you can't park your car here.
- 菲：What do you mean I can't f--k my car here.
- 警：This is not a parking lot.
- 菲：I know it is not a f--king lot. But I have been trying to f--k my car for the last few hours. If I don't f--k it here, where can I f--k it.
- 餘不列詳，由此類推。

Then, There is the dumb Arab joke. 據說有位 Arab 利用

日光晒在後院曝衣裳，当然他用二支木棍固定在二個 cement blocks 裡面，加上一條 clothline 就可以曬衣裳。有一天他發現 clothline 鬆掉了，衣服拖到地上，於是叫用人修理。用人看看看，推推 cement blocks，看看有多重，就走近了。一會兒，他帶來了三位龐然大漢，去看了，不驚訝，去說：你把繩子拉緊了，不就行了嗎？用人說：是啊，我們四個人，二個搬左邊的 block，二個搬右邊的 block，繩子就可以綁緊了。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話說德州，地大物博，教育普及，二個州之大學，Univ. Texas 在 Austin Texas A & M 以農立校，又在 Agie (Agriculture 之 short，概有御巴佬之貴也)，旁觀者清，有個機會去 eastern Texas，這是 prairie land，農夫比較純樸，於是有所謂 Agie 的 subculture，Agie 的 mentality 当然 associated with these 有所謂 Agie jokes，這些 Agie jokes，stereotype 非常成功，旁觀者在無法收集 chinese joke 之餘，持地採納數則，以饜同好。

據說有個農夫養了幾頭豬，有一天，一頭豬突然生病，不吃不動，農夫風聞德州高等學府農業

研究之聲名，乃禮聘三位農學博士來看看豬到底有何毛病。這三位代表南方有名的學府，U.T. SMU 和 A & M (Agie)。U.T. 博士，自告奮勇，首當其衝，在豬欄中，研究豬症，歷時三十分鐘，再也受不了，蒙著鼻子衝出來，大叫“甚臭無比”“甚臭無比”。農夫只好再叫 SMU 博士看看，過了一個小時，這位 SMU 博士也受不了，蒙著鼻子，匆匆而逃。当然農夫只好叫 Agie 去看看，誰知 Agie 一進去，不到數分鐘，豬欄之中突有動靜，農夫一想，大概 Agie 也受不了，打開豬欄，一衝而出的不是 Agie，却是那頭受不了的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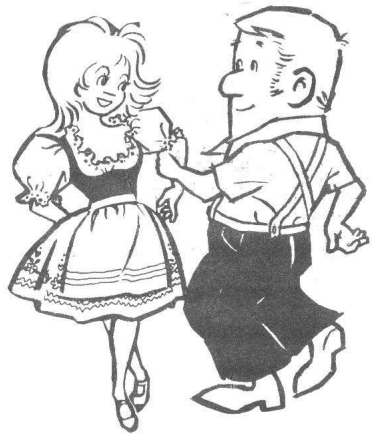
又說德州有位紳士想在後園做吳 landscaping，需要有人 pour concrete，於是登報徵人，第一位應徵的，塊頭粗，肌肉健，這位德紳於是給他 contract 說明工作性質，週薪福利等等。老粗舒起筆來在簽名的地方，打了一個大大的 X，德紳想一想，大概 X 代表 first name，想想會做工就好，也不介意。二天之後，這個老兄不告而別，於是又有第二人應徵，看來不比第一人差，德紳同樣給他 contract，這個老兄却打了二個大大的 X，德紳想一想，大概第一個 X 是 first name；

第一個 X 是 last name, 也不遲完。
誰知二天之後, 他也走了。德紳只好
再找第三位。這位老兄也是塊頭很
粗, 很合做工的樣子。德紳於是給
他另一個 contract, 那知這位老兄却
在簽名的地方一連打了三個 X。德
紳再也想不通, 忍不住問他: 一個
X 是 first name, 打了兩個 X
是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我
也了角羊。你打三個 X 是什麼意思?
這位老兄不慌不忙的答道: 第一個
X 是我的 first name, 第二個 X 是
我的 last name, 第三個 X 嗎? 表示
我的 Ph.D. degree from A & M.

又說有位 U.T. 訪問一位 Agie
老兄。這位 Agie 老兄帶他來現農場
豬欄, 生客相歡。Agie 突然興致
大發, 邀請 U.T. 去幫他修理 barn
的屋頂。二人在屋頂上工作半天, 突
然一陣大風, 吹去梯子, 二位仁兄
再也不爬下來。Agie 左看右看, 靈机
一動, 說到: U.T. 你看到那個肉團
泥堆嗎? 我想我們跳下去, 不令
受傷的。U.T. 看看他的白襯衫於
大搖其頭說道: 我這一下去, 得準
會陷到泥巴中, 不知要陷多深呢?
Agie 道: 沒有沒有! 頂多只到
ankle 而已。U.T. 聽他這麼言克,
想來 Agie 到底是農家子養, 也許
有真道理, 於是縱身一跳, 跳

到泥巴堆裡。誰知不跳則已
一跳到泥堆中, 身子一陷下去
泥巴一直到 chin。U.T. 大怒:
你不是說只到 ankle 嗎?
Agie 慢條斯理說道: 誰知
道你的 U.T. 是這種跳法的。
要是我嗎? 我一定頭先下去!

旁觀者清, 摘錄幾則
取其生趣。刻薄與 stereotype
之成功也。投石以問高明。也許
閒聊中, 有更好的 campus
jokes, ethnic jokes. 希望記失
求之於野。蓋這些 jokes 中實有
很濃的 social contents 也。



大樞的國旗。國父遺像兩邊，聳立着兩株翠綠柏樹。主席台圍繞着各色鮮花，台上的高背椅中，左邊是全僑國府委員席，右邊是政務委員席，樓上第一排爲各國使節席。

籌委會秘書長洪蘭友，清浙沈着的聲音，通過擴音機，首先宣佈到會人數，及根據國大組織法，由國府主席召集，並由年紀最長之代表領導宣誓的三項報告。

十盞水銀燈齊亮，蔣主席由主席台右邊門步入，掌聲與攝影記者銀光的閃爍，使這宏大的建築在震動。十分鐘的簡短致詞，他預祝着大會的成功。吳稚暉以顫抖蒼老的聲音，領導全體代表宣誓。行憲的日子，算是從今天開始了！

在這個開幕盛典的同時，國大會堂左側碑亭巷鐘甬中學內，有一個民選國大代表辦事處，從上午九時起，便被警察把住了門口，不許任何人出入。關在裏面的簽署代表，約有三十多人，起初是向警察提出抗議，獲得的答覆是：「我們奉命保護諸位！」十時許，于斌來了，他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要求大家稍安毋躁，並告以蔣主席將於下午四時召見，但他們氣憤得很，當于斌走了之後，他們便擠到鐵門邊，遙望着輝煌的國大會堂，放聲高喊！

「我們是民選的代表，爲什麼被關這裏，非法的代表反倒開會了，這是什麼道理！」

「假代表開假大會，選出來的也是假總統！」

「我們代表數十萬選民，你們代表什麼？」

「我們……」

各種口舌的吼聲，撞不進國大會堂。蔣主席正朗讀着他的致詞。

國大外史

(續)

真假國大同時開幕

「合法」與「非」法演着對台戲

三月廿九日清晨，濃霧迷漫着南京的天空，中山路上的浮車，長達數里，穿過佇立圍觀的人羣。八時五十分，蔣主席的小轎車駛向陵園，他穿着全新草綠色軍服，披領口綴着五顆金星，黑皮鞋，白手套，精神奕奕，步入祭堂，領導了千餘代表，舉行謁陵的儀式。儀式之後，車子駛返國大會堂。從中山路西望坦直的林森路上，花團錦簇，柏枝彩坊頂端的國旗飄揚，沿行人道而立的黃色長廊，宛如發光蛇陣。長廊中立的最高層，豎立着頂天的「中華民國萬歲」六個朱紅大字，與堂堂大廈前的「天下為公」四字，霓虹凌空輝映。朱色與天藍色的全新交通車，與各色小轎車，遊動在會堂門前。會場的大門擁擠着代表和盛裝觀禮的外賓。踏進去是開放的大廳，光可鑑人的嵌花水門汀地板，兩旁的郵局，電信局，都裝飾得比前年更漂亮，電信局玻璃窗口頂上，有一具以霓虹裝成旋轉不息的自動電話模型，正中長壁上有「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兩排金底黑漆大字。

走進會堂，三千多個坐椅，像一片波浪層疊的海洋。四壁紅藍白三色的霓虹燈，使人眼花潦亂。兩壁上有大幅紅底和銀色麥穗烘托的畫幅圖案，和無數的綵成蝴蝶狀的國旗。寬闊的主席台上，懸着

記者於三月卅一日赴第五招待所，訪問這些絕食的代表。承某招待員的引導，先會到了葉潤玉女士，她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公子，坐在她丈夫顏澤滋的床沿上，她對記者作了絕食代表的臨時發言人。她說：「三月二十九日清晨五點鐘，他們正坐在大會堂二樓上，絕食已經二十小時，突見有紳士型的人物，魚貫而入，後面隨着白帽警士，有位紳士上前說明來意，態度很恭敬。但未及答覆，即被這些紳士們，連抱帶拖的四五個拉着，拉出會場。在拖拉過程中，李化民掙斷了褲帶，袋形手錶打碎了，甚至有幾位是倒懸而出。周游的胸脯被逼過緊，現在還疼痛着。十位代表被拉出後，便分乘兩輛國大交通車，每車陪伴三四十個保護人，兜了幾個圈子，推入第五招待所。」

「進招待所以後的情形，非常嚴重，先是每一代表被拘在一個房子裏，大小便都不自由，身上的什物，一律收起來，蘇銘芳身上的一片刮鬍子刀片，被看作自殺武器，予以沒收，行動更不消說了。到昨天情形才算好轉。前來慰問的人，絡驛不絕，在國大會堂開會的代表，起碼便有四五十個，包括廣西，熱河，山東，雲南，湖北，湖南等省，簽署當選的代表，幾乎是全體來過。」

接着，記者分別訪問他們有關退讓的內幕，每個人都抱着莫大的委屈：

李化民說：「我是熱河的區域代表，得票最多，理應當選，中央却要我退讓給青年黨的張顯，此人曾任偽滿的內務部長和承審，附逆有據」。他拿出一本偽滿官員名冊，上面有張顯名字，「漢奸能當漢國大代表嗎？我能讓漢奸來代替嗎？」

楊翹新是最年高的一位，現年六十三歲，他說：「民元前二年，我加入同盟會，現在要我讓給青年黨的黃光輝。黃原是國民黨，搖身一變為青年黨。試問廣東選我的時候，黃其人是否民意所歸？」

簽署代表們悲哀了，他們在鐵門內團團轉，突然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召開了一個民選的國民大會來。當場推出奔走交涉最力的馬文車，担任了大會主席，通過議案如下：（一）擁護蔣主席，（二）一致否認山覬議當選的非法代表，（三）爭取民主，維護憲法，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中止，（四）要求政府保衛在國大會堂失蹤的十位代表，（五）抗議妨礙民選代表的身體自由，（六）要求政府爲辦法辦理選舉之負責人員。

國大會堂裏的「非法國大」開幕禮告成了，這個「合法國大」也散會了。

嗚呼不幸當選為國代

絕食代表傾訴着莫大委屈

國大開幕前夕，絕食在大會堂二樓的十個簽署當選代表，發表洋洋三千餘言的「絕食告國人書」，開頭一句是：「嗚呼！同人等不幸當選為國大代表。」他們的不幸，當然是因爲已經當選了國大代表，却在「黨議黨」和「黨內互讓」的決策下，突然又宣告了落選。

三月廿九日清晨四時，準備「成仁」的簽署當選代表趙遠初的棺材，被卡車載走後，絕食在大會堂的十個簽署代表，跟着失蹤。據趙氏聲明：自設是弱者的行爲，此次爲爭取民主，維護憲政，擬陳棺死爭，係準備被殺，並非要自殺，他的棺材不經而走，是個竊案，已報請治安當局緝獲。至於絕食代表向下落，直到當天下午一時許，才知道被送大光路二十三號國大第五招待所。

吳乃武的自殺預告

他說進退不得終於暫緩自殺

在四月五日的南京一家報紙上，突然出現了一條觸目驚心的廣告：「陝西紫陽縣當選國代吳乃武被縣選所舞弊，寃不得伸，謹於四月六日赴陵園總理陵前自殺，以斬總理陰判，特此敬告國人，此啓。」「自殺」對於一個人是一件多麼不平常的事，一般人自殺前總是惟恐洩露祕密，但這位吳國代竟然預先排定了自殺的時間和地點，並且還刊登廣告，敬告國人，真是一件不平凡而又富有戲劇性的表現。幸虧四月五日不是愚人節，要是早四天的報紙上出現這樣一條廣告，恐怕不但沒有人對這件事加以任何的注意，就連看的恐怕也大為減少了。

這位刊登預告自殺廣告的國代吳乃武，住在距離國民大會堂不遠的一家小旅館裏，他今年已是花甲之年了，從一月三日到了南京，現在已有三個多月。據他說，爲了他在陝西紫陽縣競選國代時縣選所的舞弊，他雖然在全縣五三七〇五票中，得了二五八八三票，而結果還是不能當選，最後還遭人暗算，以他的妻子販食毒品爲理由，根據罷免法取消了他的當選資格。來到南京後三個多月，到處寫呈文，到處寫訴狀。選總所，中央黨部，監察院，蔣總裁等處，都有狀子上去了，但三月以來，杳如黃鶴。現在眼看著國大開會已有多天，人家都活神活現的進出於國大會場，尤其吳國代所讓的一位代表袁中溪也顯得神氣十足，他本人却望着國大會堂，可望而不可及，不覺悲從中來；左思右想，進退不

張敷是湖北的代表，他低聲下氣的說：「要我讓給青年黨的韓明階，他原是國民黨的腐化份子，抽鴉片，萬耀煌主席要逮捕吸食鴉片的名單中，韓某名列前茅，他現在竟當起國大代表，而國大代表的資格限制，第一條便是：不得吸食鴉片。」

黃謙是福建人，他說：「要我退讓的是葉大培，此人原為國民黨，且係地方土劣。」

顏澤滋是廣東連平代表，在絕食代表中，是個堅強的領導人，曾與馬文車最先籌組民選代表聯誼會，他說：「現在，要我讓給民社黨的歐陽濃，此人原是國民黨，是我的部下，曾經我提拔入中訓團受訓，最近因為選舉跨入了民社黨，強行搶奪我的代表位置。其實，代表事小，而民意所繫，護憲事大，所以這件事不正當解決，我宣誓奮鬥到底。」

劉彬是湖南桂東縣代表，他說：「現在，要我讓給民社黨的郭威廉，郭原名建中，乃國民黨，曾在善後救濟分署的鄧縣儲運站供職，因貪污案逃走，現在居然也是民社黨的國大代表人。」

此外，周游所要退讓的是民社黨王嘯，他說：「此人原是國民黨，是個六十歲的退伍軍人！」

最後，蘇銘芳與楊世麟原是簽署代表，在讓與國民黨的名額之內，自蔣主席前次接見後，問題已解決，並已領得當選證書，本可參加大會，他們都是雲南人，同情簽署代表的請願，毅然參加絕食運動，非得全體問題合理解決，他們不忍去當代表，所以也參加這個壯烈的行動。

能，就於五日登了一條廣告，表示定於六日在國父陵前自殺。

他這一條廣告不要緊，却忙壞了總所主委張厲生。他看了報紙以後，馬上就派了一位科長朱柏青找到皖江旅舍吳乃武的住處，勸他不要尋短見，並且還答應他對於選舉的弊端准予澈查，兩三天內查明後予以答復。監委們也注意了，閔瑞和雷培成兩個人當天下午二時找到了吳國代，安慰了一番以後，也表示對於陝西紫陽選舉的弊端要進行調查，甚至於可以彈劾舞弊的官吏。監察院長于右任，接到閔瑞和雷培成的報告，表示非常關切，並且派了監察院祕書長李崇實代表他去慰問。小小的皖江旅館，爲了這條自殺廣告，五日這一天，和這位吳國代一樣，突然身价十倍。

新聞記者們要獵取新聞，跑到皖江旅館去的人也絡繹不絕。吳國代靜坐在他的房間內，雖然已是自殺的前夕了，但他的心情似乎並沒有變化，每遇記者們訪問他的時候，他還是十分鎮靜的與記者們握手。當彼此還沒有談上三句話時，他已是帶着祈求的目光向往訪的人說：「你是要問事實嗎？」馬上嘮嘮叨叨的敘述陝西紫陽縣選舉的經過。他的兒子吳正心和僕人彭啓榮，都是三月前和他一同來京的，也許還不明白他父親和主人登廣告的用意，每逢談到自殺的語句時，總是笑臉，慢慢的熱淚盈眶。還是吳國代心裏明白，他一面說我明天要自殺，我現在實是進退不得，一面却帶着笑容，大有視死如歸之概。有人問他現在有八位代表用絕食來爭取當選，你何不採取絕食的辦法，而一定要尋短見？他的回答則是：「他們的絕食，也沒有結果呀！」再問他：「你自殺，不是更沒有結果嗎？人已死了，那還能出席大會？」他馬上轉換了方向回答道：「我現在已進退不得了！」

吳國代死與尋短見的心理是矛盾的，他自認不會真正想死，但廣告刊出了又無法回聲，和記者們說話，既不能否認，又不能具體的堅決的表示要死。沒有辦法，只有一面聲明進退不得，一面又釘着新聞記者敘述他落選是怎樣的冤枉！他顯然是不願死的，自殺也是一種姿態的，果然，在六日的晚報上，便說他已答應張厲生和閔瑞等的勸告，而暫緩自殺了！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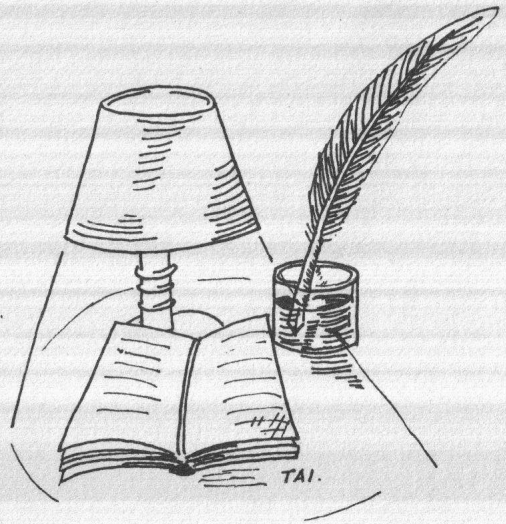
—編者—

這一期的著者為着要及時趕在我們的會員大會時分發，在短暫時間下出了版。這完全是多位同鄉朋友們的热心投稿及校正及抄稿的合作成果。而且這一次也不例外的收到了不少的好文章，在此讓我們讀者一起來分享。

本期的內容豐富而充實。蔣義風及風水兩先生寫的抗議蔣二世登基遊行的記實及感想充分的反映出我們同鄉對於現在台灣「萬世一系」的所謂「民主政治」的抗議以及憤怒的心聲。阿土伯及竹蓮先生所作的兩編聽費氏 (Harvey Feldman) 演講後的佳作更具体的說出了同鄉們如何的關心台灣的前途，以及努力參與及駁斥混濁視聽的謬論，針見血、充分的表現同鄉們的政「智」力。還有「談台灣精神」一文，「墨球懷往」及旁觀者的「笑話」，「德僥」都是值得朋友們回味的好文章。希望下次同鄉們有文章時也能讓我們分享。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所載文章也純係作者個人的看法，不代表台協會的意見或立場，特此聲明，我們也接受廣告，每頁只收二十元一期。

這是編者第一次編輯刊物，經主編的幫忙及數位热心的同鄉合作，使得本期能及時發刊在此致謝。由於時間相當匆促短暫，遺漏及筆誤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同鄉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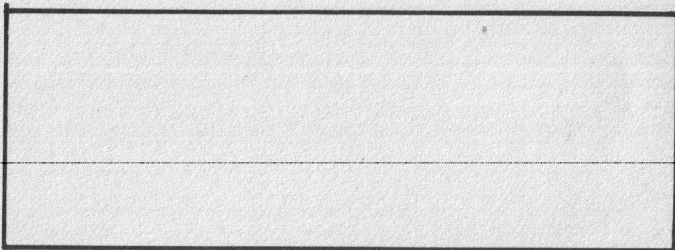


TAI

P. O. BOX 6822

SAN JOSE, CAL. 95125

TO:



PRINTED MATTER

歡迎批評. 樂捐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台灣協志會發行